

242.4
C472

品花宝鉴

(清)陈 森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一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

京师演戏之盛，甲于天下。地当尺五天边，处处歌台舞榭；人在大千队里，时时醉月评花。真乃说不尽的繁华，描不尽的情态。一时闻闻见见，怪怪奇奇，事不出于理之所无，人尽入于情之所有，遂以游戏之笔，摹写游戏之人。而游戏之中最难得者，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，与几个洁身自好的优伶，真合着《国风》好色不淫一句。先将搢绅中子弟分作十种，皆是一个情字。一曰情中正，一曰情中上，一曰情中高，一曰情中逸，一曰情中华，一曰情中豪，一曰情中狂，一曰情中趣，一曰情中和，一曰情中乐。再将梨园中名旦分作十种，也是一个情字，一曰情中至，一曰情中慧，一曰情中韵，一曰情中醇，一曰情中淑，一曰情中烈，一曰情中直，一曰情中酣，一曰情中媚。这都是上等人。还有那些下等人物，这个情字便加不上，也指出几种来。一曰淫，一曰邪，一曰黠，一曰荡，一曰贪，一曰魔，一曰祟，一曰蠢。大概自古及今，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，均不外乎邪正两途，耳目所及，笔之于书，共成六十卷，名曰《品花宝鉴》，又曰《怡情佚史》。书中有宾有主，不即不离，藕断丝连，花浓云聚。陈言务去，不知费作者几许苦心；生面别开，遂能令读者一时快意。正是：鸳鸯绣了从教看，莫把金针暗度人。

此书不着姓名，究不知何代何年何地何人所作。书中开首说一极忘情之人。生一极钟情之子。这人姓梅，名士燮，号铁庵，江南金陵人氏。是个阀阅世家，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寓居城南鸣珂里。其祖名鼎，曾任吏部尚书；其父名夔调，曾任文华殿大学士，三代单传。士燮于十七岁中了进士，入了翰林，迄今已二十九年，行年四十六岁了。家世本是金、张，经术复师马、郑。贵胄偏崇儒素，词臣竟屏纷华。蔼蔼乎心似春和，凛凛乎貌却如秋肃。人比他为司马君实、赵清献一流人物。夫人颜氏，也是金陵大家，为左都御史颜尧臣之女，翰林院编修颜庄之妹，父兄皆已物故。这颜夫人今年四十四岁，真是德容兼备，贤淑无双，与梅学士唱随已二十余年。二十九岁上梦神人授玉，遂生了一个玉郎，取名子玉，号庚香。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岁了，生得貌如良玉，质比精金，宝贵如明珠在胎，光彩如华月升岫。而且天授神奇，胸罗斗宿，虽只十年诵读，已是万卷贯通。士燮前年告假回乡扫墓，子玉随了回去，即入了泮，在本省过了一回乡试未中，仍随任进京，因回南不便，遂以上舍生肄业成均，现从了浙江一个名宿李性全读书。这性全系士燮乡榜门生，是个言行矩的道学先生。颜夫人将此子爱如珍宝，读书之外时不离身。宅中丫鬟仆妇甚多，仆妇三十岁以下，丫鬟十五岁以上者，皆不令其服侍子玉，恐为引诱。而子玉亦能守身如玉，虽在罗绮丛中，却无纨绔习气，不佩罗囊而自丽，不傅香粉而自华。惟取友尊师，功能刻苦；论今讨古，志在云霄。目下已有景星庆云之誉，人以一睹为快。

一日，先生有事放学，子玉正在独坐，却有两个好友来看他。一个姓颜名仲清，号剑潭，现年二十三岁，即系已故编修颜庄之子，为颜夫人之侄。这颜庄在日，与士燮既系郎舅至亲，又有雷陈至契。不料于三十岁即赴召玉楼，他夫人郑氏绝食殉节。那时仲清年甫三龄，士燮抚养在家，又与郑氏夫人清旌表烈。仲清在士燮处，到十九岁上中了副车。是年士燮与其作伐，赘于同乡同年现任通政司王文辉家为婿。这王文辉是颜夫人的表兄，与仲清亲上加亲，翁婿甚为相得。那一位姓史名南湘，号竹君，是湖广汉阳人，现年二十四岁，已中了本省解元。父亲史曾望现为吏科给事中。这两人同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但两人的情性却又各不相同。仲清是孤高自洁，坦白为怀。将他的学问与子玉比较起来，子玉是纯粹一路，仲清是旷达一路。一切人情物理，仲清不过略观大概，不求甚解。子玉则钩深索隐，精益求精。往往有仲清鄙夷不屑之学，经子玉精心讲贯，便觉妙义环生。亦有子玉所索解不得之理，经仲清一言点悟，顿觉白地光明。这两个相聚十余年，其结契之厚，比同胞手足更加亲密。那南湘是啸傲忘形，清狂绝俗，目空一世，倚马万言，就只赏识子玉、仲清二人。

这日同来看子玉，门上见是来惯的，是少爷至好，便一直引到书房与子玉见了。仲清又同子玉进内见了姑母，然后出来与南湘坐下。三人讲了些话，书僮送上香茗。南湘见这室中清雅绝尘，一切陈设甚精且古，久知其胸次不凡，又见那清华尊贵的仪表，就是近日所选那《曲台花谱》中数人，虽然有此姿容，到底无此神骨。但见其谦谦自退，讷讷若虚，究不知他何所嗜好，若有些拘执鲜通，胶滞不化，也算不得全才了。便想来试他一试，即问道：“庚香，我问你，世间能使人娱耳悦目，动心荡魄的，以何物为最？”子玉蓦然被他这一问，便看着南湘，心里想道：“他是个清狂潇洒人，决不与此俗之见相同，必有个道理在内。”便答道：“这句话却问得太泛，人生耳目虽同，性情各异。有好繁华的，即有厌繁华的。有好冷淡的，也有嫌冷淡的。譬如东山以丝竹为陶情，而陋室又以丝竹为乱耳。有屏蛾眉而弗御，有携姬妾以自随。则娱耳悦目之乐既有不同，而荡心动魄之处更自难合，安能以一人之耳目性情，概人人之耳目性情？”南湘道：“不是这么说，我是指一种人而言。现在这京城里人山人海，譬如见位尊望重者，与之讲官话，说官箴，自顶至踵，一一要合官体，则可畏。见酸腐措大，拘手挛足，曲背耸肩而呻吟作推敲之势，则可笑。见市井逐臭之夫，评黄白，论市价，俗气熏人，则可恶。见俗优滥妓，油头粉面，无耻之极，则可恨。你想，凡目中所见的，去了这些，还有那一种人？”子玉正猜不着他所说什么，只得说道：“既然娱悦不在声色，其唯二三知己朝夕薰心乎？”仲清大笑。南湘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朋友岂可云娱耳避悦目的？庚香设心不良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子玉被他们这一笑，笑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脸已微红，便说道：“你们休要取笑。我是这个意思：挥麈清谈，乌衣美秀，难道不可娱耳，不可悦目？醇醪醉心，古剑照胆，交友中难道无动心荡魄处么？”南湘笑道：“你总是这一间屋子里的说话，所见不广，所游未化。”即从靴鞬里取出一本书来，送与子玉道：“这是我近刻的，大约可以娱耳悦目，动心荡魄者，要在此数君。”仲清笑道：“你将此书呈教于庚香，真似苏秦始见秦王，可保的你书十上而说不行。他非但没有领略此中情味，且未见过这些人，如何能教他一时索解出来？”子玉见他们说得郑重，不知是什么好书，便揭开一看，书目是《曲台花送》，有好几篇序，无非骈四俚六之文。南湘叫他不要看序，且看所选的人。子玉见第一个题

的是：

琼楼珠树袁宝珠

宝珠姓袁氏，字瑶卿，年十六岁。姑苏人。隶联锦部。善丹青，娴吟咏。其演《鹊桥》、《密誓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等出，艳夺明霞，朗涵仙露。正使玉环失宠，杜女无华。纤音遏云，柔情如水。《霓裳》一曲，描来天宝风流。春梦重寻，谱出香闺思怨。半时则清光奕奕，软语喁喁，励志冰清，守身玉洁。此当于郁金堂后筑翡翠楼居之。因赠以诗：

舞袖轻盈弱不胜，难将水月比清澄。
自众珠字名卿后，能使珠光百倍增。

瘦沈腰肢绝可怜，一生爱好自天然。
风流别有消魂处，始信人间有谪仙。

子玉笑道：“这不是说戏班里的小旦么？这是那里的小旦，你赞得这样好？”仲清道：“现在这里的，你不见说在联锦班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我不信，这是竹君撒谎。我今年也看过一天的戏，几曾见小旦中有这样好人？”南湘道：“你那天看的不知是什么班子，自然没有好的了。”子玉再看第二题的是：

瑶台璧月苏蕙芳

蕙芳姓苏氏，字媚香，年十七岁。姑苏人。本官家子，因飘泊入梨园，隶联锦部。秋水为神，琼花作骨。工吟咏，尚气节，善权变。慧心独造，巧夺天工，色艺冠一时。其演《瑶台》、《盘秋》、《亭会》诸戏，真见香心如诉，娇韵欲流。吴绛仙秀色可餐，赵合德寒泉浸玉，苏郎兼而有之。尝语人曰：“余不幸坠落梨园，但既为此业，则当安之。谁谓此中不可守贞抱洁，而必随波逐流以自苦者。”其志如此。而遥情胜概，罕见其匹焉。为之诗曰：

风流林下久传扬，苏小生来独擅长。
一曲清歌绕梁韵，天花乱落舞衣香。

箫管当场犹自羞，暂将仙骨换娇柔。
一团绛雪随风散，散作千秋儿女愁。

再看第三题的是：

碧海珊枝陆素兰

素兰君姓陆氏，字香晚，年十六岁。姑苏人。隶联锦部。玉骨冰肌，

锦心绣口。工书法，虽片纸尺绢，士大夫争宝之如拱璧。善心为窃，骨逾沉水之香；令德是烟，色夺瑶林之月。常演《制谱》、《舞盘》、《小宴》、《絮阁》诸戏，俨然又一杨太真也。就使陈鸿立传，未能绘其声容；香山作歌，岂足形其仿佛。好义若渴，避恶如仇。真守白圭之洁，而凜素丝之贞者。丰致之嫣然，犹其余韵耳。为之诗曰：

芙蓉出水露红颜，肥瘦相宜合燕环。
若使今人行往事，断无胡马入潼关。
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不知何处落凡尘。
当年我作唐天宝，愿把江山换美人。

再看第四题的是：

嵯山艳雪金漱芳

漱芳姓金氏，字瘦香，年十五岁。姑苏人。隶联珠部。秀骨珊珊，柔情脉脉。工吟咏吹箫，善弈棋，楚楚有林下风致。其演戏最多，而尤擅名者，为《题曲》一出。真檀口生香，素腰如柳。比之海棠初开，素馨将放，其色香一界，几欲使神仙堕劫矣。其余《琴挑》、《秋江》诸戏，情韵如生，亦非他人所能。而香心婉婉，秀外慧中。是真婀娜掌书仙，岂菊部中所能观耶？为之诗曰：

纤纤一片彩云飞，流雪回风何处依。
金缕香多舞衣重，只应常着六铢衣。

芙蓉输面柳输腰，恰称花梁金步摇。
就使无情更无语，当场窄步已魂消。

再看第五题的是：

玉树临风李玉林

玉林姓李氏，字佩仙，年十五岁。扬州人。隶联珠部。初日芙蓉，晓风杨柳。娴吟咏，工丝竹，围棋、马吊皆精绝一时。东坡《海棠》诗云：“嫣然一笑竹篱间，桃李漫山总粗俗。”温柔旖旎中，自具不可夺之志，真殊艳也。其演《折柳阳关》一出，名噪京师。见其婉转娇柔，哀情艳思，如睹霍小玉生平，不必再读《卖钗》、《分鞋》诸曲，已恨黄衫剑客，不能杀却此负情郎也。再演《藏舟》、《草地》、《寄扇》等戏，情思皆足动人。真琼树朝朝，金莲步步，有临春、结绮之遗韵矣。为之诗曰：

舞袖长拖艳若霞，妆成髻髻云斜。
侍儿扶上临春阁，要斗南朝张丽华。

惹绝香心酒半酣，妙疑才过月初三。
动人最是《阳关》曲，听得征夫恨不堪。

再看第六题的是：

火树银花王兰保

兰保姓王氏，字静芳，年十七岁。扬州人。隶联锦部。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通词翰，善武技，性尤烈，不屈豪贵，真玉中之铮铮有声者。其演《双红记》、《盗令》、《青门》诸出，梳乌蛮髻，贯金雀钗，衣销金紫衣，系红绣襦，着小蛮锦靴。背负双龙纹剑，如荼如火，如锦如云，真红线后身也。其《刺虎》、《盗令》、《杀舟》诸戏，侠情一往，如见巾幗身膺天下事。觉薰香傅粉，私语喁喁，真痴儿女矣。温柔旖旎之中，绮丽风光之际，得此君一往，如听李三郎击羯鼓，作《渔阳三挝》，渊渊乎顷刻间见万花齐放也。为之诗曰：

侠骨柔情世所难，肯随红袖倚阑干。
平生知己无须嘴，请把龙纹仔细看。

纷披五色起朝霞，鞞鼓声声气倍加。
戏罢卸妆垂手立，亭亭一树碧桃花。

再看第七题的是：

秋水芙蓉王桂保

桂保即兰保之弟，字蕊香，年十五岁，与兄同部。似兰斯馨，如花解语。明眸善睐，皓齿流芳。嬉戏自出天真，娇憨皆生风趣。能翰墨，工牙拍，喜行令诸局戏。善解人意，虽寂寥寡欢者，见之亦为畅满。恣态姿媚，面自为范围。其演《乔醋》一出，香瓣红酣，真令潘骑省心醉欲死矣。又演《相约》、《讨钗》、《持艳》诸小出，如娇鸟弄晴，横波修黛，观者堵立数重，使层楼无坐地。时人评论袁、苏如霓裳羽衣，此则紫云回雪，其趣不同，其妙一也。为之诗曰。

盈盈十五已风流，巧笑横波未解羞。
最爱娇憨太无赖，到无人处学春愁。

我欲当筵乞紫云，一时声价遍传闻。
红牙拍到消魂处，檀口清歌白练裙。

再看第八题的是：

天上玉麟林春喜

春喜姓林氏，字小梅，年十四岁。姑苏人。隶联锦部。好花含萼，明珠出胎。十二岁入班，迄今才二年，已精于声律，兼通文墨，生旦并作。所演《寄子》、《储谏》、《回猪》、《断机》、《番儿》、《冥勘》、《女弹》等戏，长眉秀颊，如见乌衣子弟，佩紫罗香囊，真香粉孩儿，令人有宁馨之美，其哺啜皆可观。数年后更当独出头地，价重连城也。为之诗曰：

别人有间傅粉郎，销金为饰玉为妆。
石麟天上原无价，应捧炉香侍玉皇。

才嗽歌喉赞不休，黄金争掷作缠头。
王郎偶驾羊车出，十里珠帘尽上钩。

子玉看了只是笑，不置一词。南湘问道：“你何以不加可否？”子玉道：“大凡论人，虽难免粉饰，也不可过于失实。若论此辈，真可惜了这副笔墨。我想此辈中人，断无全璧，以色事人，不求其媚，必求其谄。况朝秦暮楚，酒食自娱，强笑假欢，缠头是爱。此身既难自洁，而此志亦为太卑。再兼之生于贫贱，长在卑污，耳目既狭，胸次日小，所学者婢膝奴颜，所工者谄浪笑傲。就使涂泽为工，描摹得态，也不过上台时做个麒麟楮，充个没字碑。岂有出污泥而不滓，随狂流而不下者。且即有一容可取，一技所长，是犹拆锦袜之线，无补于缝裳。炼铅水之刀，不良于伐木。其脏腑秽浊，出言无章。其骨节少文，举动皆俗。故色虽美而不华，肌虽白而不洁，神虽妍而不清，气虽柔而不秀。有此数病，焉得为佳？若夫红闺弱质，金屋丽姝。质乘纯阴，体含至静，故骨柔肌腻，肤洁血荣，神气静息，仪态婉媚。眉目自见其清扬，声音自成其娇细。姿致动作，妙出自然。鬓影衣香，无须造作，方可称为美人，为佳人。今以红氍毹上演古之绝代倾城，真所谓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。所以我不愿看小旦戏，宁看净末老丑，翻可舒荡心胸，足助欢笑。吾兄不惜笔墨，竭力铺张，为若辈增光，而使古人抱恨，窃为吾兄有所不取。”

这一番话，把个史南湘说出气来。仲清笑道：“庾香之论未尝不是，而竹君之选也甚平允。但庾香不知天地间有此数人，譬如读《搜神》之记，《幽怪》之书。而必欲使人实信其有，又谁肯轻信？是非亲见其人不可。我们明日同他出去，亲指一二人与他看了，他才信你这个《花选》方选的不错。我想庾香一见这些人，也必能赏识的。天地之灵秀，何所不钟。若谓仅钟于女而不钟于男，也非通论。庾香方说男子秽浊，焉能如女子灵秀。所为美人佳人者，我想古来男子中美的也就不少，称美人佳人者亦有条数。如《毛诗》‘彼美人兮’，杜诗‘美人何为隔秋水’，《赤壁赋》‘望美人兮天一方’之类。男子称佳人者，如《楚词》‘惟佳人之永都兮’。注云：‘佳人，指怀王。’《后汉书》尚书令陆闳，姿容如玉。光武叹曰：‘南方多佳人。’《晋史》陶侃击杜弢，谓其部将王贡曰：‘卿本佳人，何为从贼？’并有女子称男子为佳人者，如苻秦时宴酒妻苏蕙作《璇玑图》，读者不能尽通。苏氏叹曰：‘非我佳人，莫之能解。’可见美

色不专属于女子。男子中未必无绝色，如汉冲帝时，李固之搔头弄姿。唐武后时，张易之之施朱傅粉。不独潘安仁、卫叔宝之昭著一时也明矣。”子玉听了，心稍感动。南湖道：“且不仅此。草木向阳者华茂，背阴者衰落。梅花南枝先，北枝后。还有凤凰、鸳鸯、孔雀、野雉、家鸡，有文彩的禽鸟都是雄的，可见造化之气，先钟于男，而后钟于女。那女子固美，究不免些胭脂涂泽，岂及男子之不御铅华，自然光彩。更有一句话最易明白的。我将你现身说法：你自己的容貌，难道还说不好？你如今叫你家里那些丫头们来，同在镜里一照，自然你也看得出好歹，断不说他们生得好，自愧不如。只这一句你就可明白了。”子玉不觉脸红，细想此言也颇有理，难道小旦中真有这样好的。既而又想：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，岂必斤斤择人遂赋以美材。就是西子也曾贫贱浣纱，而杨太真且作女道士，甚至于美人中传名者，一半出于青楼曲巷。或者天生这一种人，以快人间的心目，也未可知。但夸其守身自洁，立志不凡，惟择所交，不为利诱，兼通文翰，鲜蹈淫靡，则未可信。便如有所思，默然不语。南湖狂笑一会，说道：“庾香此时难算知音，我再去请教别人罢。”便拉了仲清去了。

子玉送客转来，又将南湖的《花选》默默的一想，再想从前看过的戏，与见过的小旦一毫不对，犹以南湘为妄言，借此以自消遣的，便也不放在心上了。李先生回来，仍在书房念了一会书，颜夫人然后叫了进去。

过了两日，子玉于早饭后告了半天假，去回看南湖、仲清。裹过萱堂，颜夫人见今日天气寒冷，起了朔风，且是冬月中旬，便叫家人媳妇取出副葡萄狄的猢猻裘与他穿了，吩咐车里也换了白狐狄暖围。两个小使：一个云儿，一个俊儿，骑了马，先到他表舅王通政宅内，适值通政出门去了，通政的少君出来接进。这王通政的少君，名字单叫个恂字，号庸庵，年方二十二岁。生得一表非凡，丰华俊雅，文才既极精通，心地尤为浑厚。纳了个上舍生，在北闹乡试。与子玉是表弟兄，为莫逆之交。接进了子玉。先同到内里去见了表舅母陆氏夫人。这夫人已是文辉续娶的了，今年才四十岁。又见了王恂的妻室孙氏，那是表嫂。仲清的妻室蓉华，那是表姊。还有个琼华小姐没有出来，因听得他父亲前日说那子玉的好处，其口风似要与他联姻的话，所以不肯出来见这表兄了。陆夫人见子玉，真是见一回爱一回，留他坐了，问了一会家常话，子玉告退。

然后同玉恂到了书房，问起仲清，为高品、南湖请去。子玉说起前日所见南湖的《花选》过于失实，玉恂道：“竹君的《花选》，据实而言，尚恐说不到，何以为失实？现在那些宝贝得了这番品题，又长了些声价，你也应该见过这些人。”子玉听了，知王恂也有巨癖，又是个好为附会的人，便不说了。王恂道：“你见竹君的《花选》怎样，还是选得不公呢，还是太少，有遗珠之憾么？好的呢也还有些，但总不及这八个，这是万选青钱。若要说完他们的好处，除非与他们一人序一本年谱才能清楚，这几句话还不过略述大概而已。”子玉心里甚异：“难道现在真有这些人？”又想：“这三人也不是容易说人好的，何以说到这几个小旦，都是心口如一。总要眼见了才信，不然总是他们的偏见。”便说道：“我恰不常听戏，是以疏于物色。你何不同我去听两出戏，使我广眼界？”王恂道：“很好。”即吩咐套了车，备了马，就随身便服。子玉也叫云儿拿便帽来换了。王恂道：“那《花选》联锦有六个，联珠只有两个，自然听联锦了。”即同子玉到了戏园。

子玉一进门，见人山人海坐满了一园，便有些懊悔，不愿进去。王恂引他从小

缝里侧着身子挤到了台口，子玉见满池子坐的，没有一个人好，楼上楼下，略还有些像样的。看座儿的，见两位阔少爷来，后头跟班夹着狼皮褥子，便腾出了一张桌子，铺上褥子，与他们坐了，送上茶、香火。此刻是唱的《三国演义》，锣鼓盈天，好不热闹。王恂留心非但那六旦之中不见一个，就有些中等的也不见，身边走来走去的，都是些黑相公，川流不息四处去找吃饭的老斗。

子玉看了一会闷戏，只见那边桌子上来了一人，招呼王恂，王恂便旋转身子与那人讲话。又见一个人走将过来，穿一件灰色老狐裘，一双泥帮宽皂靴。看他的身材阔而且扁，有三十几岁，歪着膀子，神气昏迷，在他身边挤了过去。停一会又挤了过来，一刻之间就走了三四回。每近身时，必看他一眼，又看看王恂，复停一停脚步，似有照应王恂之意。王恂与那人正讲的热闹，就没有留心这人，这人只得走过，又挤到别处去了。子玉好不耐烦，如坐涂炭。王恂说完了话坐正了，子玉想要回去。尚未说出，只见一人领着一个相公，笑嘻嘻的走近来，请了两个安，便挤在桌子中间坐了。王恂也不认的。子玉见那相公，约有十五六岁，生得蠢头笨脑，脸上露着两块大孤骨，脸面虽白，手却是黑的。他倒摸着子玉的手问起贵姓来，子玉颇不愿答他。见王恂问那人道：“你这相公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道：“叫保珠。”子玉听了，忍不住一笑。又见王恂问道：“你不在桂保处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桂保处人多，前日出来的。这保珠就住在桂保间壁，少爷今日叫保珠伺候？”王恂支吾，那保珠便拉了王恂的手问道：“到什么地方去，也是时候了。”王恂道：“改日罢。”那相公便缠住了王恂，要带他吃饭。子玉实在坐不住了，又恐王恂要拉他同去，不如先走为妙，便叫云儿去看车。云儿不一刻进来说：“都伺候了。”子玉即对王恂道：“我要回去了。”王恂知他坐不住，自己也觉得无趣，说道：“今日来迟了，歇一天早些来。”也就同了出来。王恂的家人付了戏钱，那相公还拉着王恂走了几步，看不像带他吃饭的光景，便自去了。子玉、王恂上了车，各自分路而回。

子玉心里自笑不已：“何以这些人为几个小旦，颠倒得神昏目暗，皂白不分。设或如今有个真正绝色来，只怕他们倒说不好了。”一路思想，忽到一处挤了车，子玉觉得鼻中一阵清香，非兰非麝，便从帘子上玻璃窗内一望，见对面一辆车，车里坐着一个老年的，外面坐了两个妙童，都不过十四五岁。一个已似海棠花，娇艳无比，眉目天然。一个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间绝色，以玉为骨，以月为魂，以花为情，以珠光宝气为精神。子玉惊得呆了，不知不觉把帘子掀开，凝神而望。那两个妙童，也四目澄澄的看他，那个绝色的更觉凝眸仁望，对着子玉出神。子玉觉得心摇目眩。那个绝色的脸上，似有一层光彩照过来，散作满鼻的异香。

正在好看，车已过去。后头又有三四辆，也坐些小孩子，恰不甚佳。子玉心里有些模模糊糊起来，似像见过这人的相貌，好像一个人，再想不起了。心里想道：“这些孩子是什么人？也像戏班子一样，但服饰又不华美。那一个真可称古今少有，天下无双。他既具此美貌，何以倒又服御不鲜，这般光景呢，真委屈了此人。当以广寒宫贮之，岂特郁金堂、翡翠楼，即称其美。这么看来，‘有目共赏’的一句，竟是妄言了。把方才这个保珠比他，做他的舆僮，也还不配。”子玉一路想到了家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王桂保席上乱飞花

话说子玉在车里，一路想那所见的绝色美童。到了家，见门口一车三马，认得王通政的家人，知道通政在此。便进来到书房，见他父亲陪着王文辉在那里说话，上前见了，说道：“方才到舅舅处请安。”文辉笑容可掬的道：“我一早出来，还未到家。”子玉站在一旁，见文辉说：“开春同年团拜，已定了联锦班，在姑苏会馆唱戏。这回只怕人不多，现在放外任与出差的不少，大约不过三四桌人。”梅学士道：“袁海楼巡抚云南，苏列侯奉命山右，其余学差者有二人，司道出京者三人，余下不过此眼前数人，大约还不满四席了。”王文辉又到里头去见了颜夫人，彼此道了些家常闲话，即提起他次女琼华十六岁了，尚未字人，托士燮留心物色。士燮答应，随又说道：“择女婿也是一件难事，尽有外貌甚好，内里平常。也有小时聪明，大来变坏的。”颜夫人接口说道：“这总是各人的姻缘。非但拣女婿难，就是要替你外甥定一头亲事也是不容易的。”文辉道：“要像外甥这样好的，那里去选呢？”

正说着，只见一个仆妇，手里拿着两个红帖走进二门。士燮问道：“有谁来了？”仆妇将帖呈上说道：“门上说是家乡来的，现在二门外等回话。”士燮看时，一个全帖上写着：世恩侄魏聘才。一个写着：门下晚学生李元茂。士燮道：“这称呼是小门生，不知那里来的？这魏聘才又是谁呢？”王文辉道：“世恩侄，不要是魏老仁的儿子么？”士燮道：“只怕是的，今年夏间接着老仁的信，说要打发他儿子进京弄一小功名，托我收留照应的话。若论老魏人品，实在下作，惟在你我面上，还算有点真情。”文辉道：“若论老魏，原是个上等聪明人，要发科甲也很可发的，就是阴鹭损多了，成了个泼皮秀才。既是他儿子远来投奔，老弟也是义无所辞的。”士燮叫梅进进来问了，果然是他。一个是西席李先生之子。吩咐梅进：“请他们在花厅上坐，说我就出来。”文辉也就起身告辞，士燮送到门口，转身到花厅垂花门首，即叫跟班的到书房去请少爷出来，遂即踱进花厅。

只见上首站的一个少年，身材瘦小，面目伶俐；下首一个身材笨拙，面色微黄，浓眉近视，俱约有二十几岁光景。那上首的踉步上前，满面笑容，口称老伯，就跪下叩头。士燮还礼不迭，起来看道：“老世台的尊范，与令尊竟是一模一样。”聘才正要答应，李元茂已高高的作了一个揖，然后徐徐跪下，如拜神的拜了四拜。士燮两手扶起，说道：“你令尊正盼望你来，一路辛苦了。”那李元茂掀唇动齿的咕噜了一句，也听不明白。士燮让他们坐了，聘才道：“家父深感老伯厚恩，铭刻五内，特叫小侄进京来，给老伯与老伯母请安，还要恳求栽培。”士燮问了他父母好。子玉出来，见过了礼，士燮即叫子玉引元茂去见他父亲，子玉即同了元茂、聘才到书房去了。士燮吩咐家人许顺，收拾书房后身另院的两间屋子，给他们暂且住下。又吩咐同了他

们的来人，去搬取行李，才到上房去了。

这边子玉引李、魏二人到了书房，性全已知道他儿子来了。等他叩见过了，然后与魏聘才见礼，问了姓名，性全让他上坐，聘才只是不肯。子玉想了一想：“先生父子乍见，定然有些说话。”就引聘才到对面船房内坐下，云儿与俊儿送了茶。聘才笑道：“世兄可还认得小弟么？”子玉道：“面善的很，实在想不起了。”聘才笑道：“从来说贵人多忘事，是不差的。那一年，世兄同着老伯母进京，小弟送到船上。世兄双手拉住了腰带，定要叫小弟同伴进京，老伯母好容易哄骗，方才放手，难道竟不记得了？”子玉笑道：“题起来却也有些记得。那时弟只得五岁，似乎仁兄名字有个珍字。”聘才道：“正是。我原说像吾兄这样天聪明的人，既蒙见爱，定是忘不了的。”子玉问道：“仁兄同李世兄来，还是水路来的，还是起早来的？”聘才道：“虽是坐船，还算水陆并行。说也话长，既在这里叨扰，容小弟慢慢的细讲。”正说着，见云儿走来请吃饭，遂一同到书房来。性全忙让聘才首坐，聘才如何肯偃，仍让先生坐了，次聘才，元茂与子玉坐在下面。席间性全问起一路来的光景，又谢聘才照应。聘才谦让未遑，又赞了元茂许多好处。性全也觉喜欢，道是儿子或者长进了些。那李元茂闷着头不敢言语。用完了晚饭，那时行李已取到，房间亦已打扫。喝了一会茶，说了些南边年岁光景，聘才知道元茂不能熬夜，起身告辞。性全也体谅他们路上辛苦，就叫元茂跟了过去，子玉送他们进屋，见已铺设好了，说声：“早些安歇罢！”也就叫俊儿提灯，照进上房去了。

次日聘才、元茂到上屋去拜见了颜夫人，又将南边带来的土仪与他父亲的书信一并呈上，书中无非恳切求照应的話。另有致王文辉一信，士燮叫他迟日亲自送去。这聘才本是个聪明人，又经乃父陶镛，这一张嘴，真个千伶百俐，善于哄骗，所以在梅宅不到十天，满宅的人都说他好。子玉虽与其两道，然觉此人也无可厌处，尚可藉以盘桓，遣此岑寂。

一日晚上，元茂睡了，子玉与聘才闲谈。聘才问道：“京里的戏是甲于天下的。我听得说那些小旦称呼相公，好不扬气。就是王公大人，也与他们并起并坐。至于那中等官宦，倒还有些去巴结他的，像要借他的声气，在些阔老面前吹嘘吹嘘。叫他陪一天酒要给他几十两银子，那小旦谢也不谢一声，是有的么？”子玉笑道：“或者有之，但我不出门，所以也不大知道外面的事。”聘才道：“戏是总听过的，那些小旦到底生得怎样好呢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就没有见过好的。这京里的风气，只要是个小旦，那些人嘴里讲讲都是快活，因此相习成风，不可挽回。”聘才道：“我也是这么说，南京的戏子本来不好，小旦也有三四十岁了，从没有见过叫这些人陪酒。但如今现在出了两个小旦，竟是神仙落劫，与我一路同来，且在一个船里，直到了张家湾起早。也是同一天到京的。”子玉笑道：“怎么叫做神仙落劫？”聘才道：“这神仙里头，只怕还要选一选呢。若是下八洞的神仙，恐还变不出这个模样，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，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，都不过十四五岁，还有十二三岁的，用两个太平船，由水路进京。我从家乡起身时，先搭了个客货船，到了扬州，在一个店里，遇见了这位李世兄，说起来也是到这里来的，就结了伴同走。本来要起早，因车价过贵，想趁个便船从水路来，遂遇见了这两个戏子船在扬州。那个教师姓叶叫茂林，是苏州人。从前在过秦淮河下家河房里，教过曲子，我认得他。承他好意，就叫我们搭他的船进京。在运河里粮船拥挤，就走了四个多月。见他们天天的学戏，倒

也听会了许多。我们这个船上，有五个孩子，顶好的有两个：一个小旦叫琪官，年十四岁。他的颜色就像花粉和了胭脂水，匀匀的搽成，一弹就破的。另有一股清气，晕在眉梢眼角里头。唱起戏来，比那画眉、黄鹂的声音还要清脆几分。这已经算个绝色了。更有一个唱闺门旦的叫琴官，十五岁了。他的好处，真教我说不出来。要将世间的颜色比他，也没有这个颜色。要将古时候的美人比他，我又没有见过古时候的美人。世间的活美人，是再没有这样好的。就是画师画的美人，也画不到这样的神情眉目。他姓杜，或者就是杜丽娘还魂？不然，就是杜兰香下嫁。除了这两上姓杜的，也就没有第三个了。”

子玉不觉笑起来，心里想道：“他这般称赞是不可信的，但他形容这两个人，倒可以移到我前日车里所见的那两个身上，倒是一毫不错的。世间既生了这两个，怎么还能再生两个出来？断无是理，不必信他。”即说道：“吾兄说得这样好，天下只怕真没这个人。”聘才道：“这是你可以见得着的，他们与我同一天到京，此时自然已经进了班子，难道将来不上台唱戏的？那时吾兄见了，才信小弟这对眼睛，是个识宝回回，不是轻易赞好的。就是一样，这两个相貌好了，脾气恰不好。凭你怎样巴结他，要他一句好言好语也不能。那一个更古怪，他索性不理人，若多问了他几句话，他就气得要哭出来。只怕这种性情到京里来，也没人喜欢。若论相貌，就算京城里有好相公，也总压不下他，恐还要比不上他呢。”子玉心里想道：“他说这两个人，与他同一天进京。我那日看见那两人之后，他就到了，不要他说的就是我见的，那一班人却像从南边来的模样。”便又问道：“你说那个顶好的叫什么名字？”聘才道：“叫琴官。那个叫琪官。”子玉道：“琴官进城那一天穿的什么衣裳？”聘才道：“都是蓝绉绸皮袄，酱色呢得胜褂。”子玉见衣服已经对了，又问：“他一人一个车呢，还与同坐一个车？”聘才道：“他与琪官、叶茂林同坐一个车，那车围是蓝布的，骡子是白的。”子玉又道：“那叶茂林有多少岁数了？”聘才道：“五十以外。”子玉不禁拍手笑道：“我已见过这两人，你果然赞得不错，真要算绝色了。”聘才大乐道：“何如，你几时见过的？”子玉就将那日挤了路，见四辆车都是些小孩子，头一辆就是这三个人。那琪官已经好了，那琴官真可说天下无双。聘才乐得受不得，便又问道：“比京里那些红相公怎样？”子玉笑道：“前日车里那两个，我皆目所未见，那个琴官更为难得，但不知此时在什么班里？”聘才道：“明日我出去打听，打听着了，我们去听他的戏。”子玉点头，再要问时，忽见灯光一亮，一个小丫头在门外说道：“太太叫请少爷早些睡罢。”子玉只得起身进去。这一宿就把聘才的话想了又想，又将车中所见模样神情，细细追摹一回，然后睡着。自此子玉待聘才更加亲厚。

次早聘才带了他的小子四儿，将王文辉的信送去。适文辉一早出门未回，王恂也不在家，只得请颜仲清会了。聘才见仲清一表非凡，叙了一番寒温，知是文辉之婿，又是士燮的内侄，免不得恭维一番。正要告辞，只见一个跟班捧着一包衣服进来说：“老爷回来了。”聘才只得坐下。停了一会，听得外面有说话的声音，像是定班子唱戏的话。然后靴声秃秃，见一个大方脸，花白长须，三品服饰，仪容甚伟，貂裘耀目，粉底皂靴，走将进来。聘才知是主人，连忙上前作揖拜见，文辉双手拉住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作什么行这样大礼。那一天你们到京，我就知道了，可是在舍亲梅庵处住的？”聘才答应了“是”。文辉让聘才坐下，自己就盘起腿来，仲清坐在靠窗凳上。聘才见这大模厮样的架子，心里筹画了一筹画，便站起来道：“小侄在诸位老伯

荫庇之下，一切全仗栽培。家父曾吩咐过小侄，说大人的尊范，必要位至极品。趁如今拜识拜识，将来可以提拔寒酸。”说罢取出书子来双手呈上，文辉一手接着，看看信面就放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令尊怎么这样疏远我，写起大人安启来。”又叹口气道：“可惜了令尊这一手好八股，那一年与我同案进学，我中那一科，你令尊本要中解元的。已经定了元，主考忽看见那本卷面上，画了一把刀，一枝笔，笔底下一团墨浸，直印到卷底。揭开看时，像一个人头，越揭下去越清楚，连眉目都有了。因此，知他损了阴鹭，便换了人。也不晓得令尊何意，这一管好笔，不做文章去做状子，至今还是个穷秀才，也没见他发过财。每逢学台出京，我总重托的，不然，访闻了这只刀笔，还了得。”说得聘才踟躇不安。文辉又手理长髯说道：“前年魏府尊选了江宁，出京时问我要个朋友，我就荐了令尊，他一口答应说要请的。后来不见你令尊的信来，我甚疑心。及魏府尊的禀帖来说，上司荐的人多，不能不请。又说侯石翁又硬荐了两个亲戚。只好代为设法，或转荐别处。后来到底转荐没有呢？”聘才茫然，并不曾见有此事，只得恭身道谢。又说：“也没有转荐。”文辉道：“想必他又听了什么闲话了。但此时令尊还是处馆，还仍旧做那勾当？”聘才道：“此刻家父在一个盐务里司事，比处馆略宽展些。”文辉道：“这倒好，一年有多少修金呢？”聘才道：“也有三百金。”文辉道：“也够饶裹了。论起来我做了三品京堂，一年的俸银，也不过如此。”说罢又仰面而笑。聘才也无话可说，正想告辞，忽见一个俊俏跟班，打扮得十分华丽，凑着文辉耳边说了一句话。聘才是乖觉人，知道有事，便起身告辞，文辉要送出去，聘才道：“还同颜大哥有话讲，大人请便。”文辉便住了脚，弯一弯腰，大摇大摆的进去了。仲清送出了门，聘才想道：“这个老头儿好大架子，不及梅老伯远甚。”便自回梅宅不题。

且说仲清到自己房中吃了饭，与其妻室蓉华讲了些话，来到王恂书斋，恰值王恂才回。刚说得一两句话，有王恂两个内舅前来看望：一个叫孙嗣徽，一个叫孙嗣元，本是王文辉同乡同年孙亮功部郎之子。这嗣徽、嗣元两个，真所谓难兄难弟。将他们的外貌内才比起王恂来，真有天渊之隔。这嗣徽生得缩颈堆腮，脸色倒还白净，就是肺火太重，一年四季总是满脸的红疙瘩，已堆得面无人地，而鼻上更多，已变了一个红鼻子。年纪倒有二十六岁，《五经》还不曾念完，文理实在欠通，却又酷好掉文，满口之乎者也，腐气可掬。有个苏州拔贡生高品，与他相熟，送他两个浑名：一个是“虫蛀千字文”。又因他那个红鼻子，有时擦得放光透亮，又叫做“起阳狗肾”。乃弟嗣元，生得泉唇露齿，又是个吊眼皮，右边一只眼睛高高吊起，像是朱笔圈了半圈。文理与乃兄不相上下，却喜批评乃兄的不通。又犯了口吃的毛病，有时议论起来，期期艾艾，愈着急愈说不清楚。高品也送他一个混号，叫做“叠韵双声谱”，这两个废物真是一对。

是日来到王宅，适文辉请客，客将到了。王恂即同他到书房内来。仲清躲避不及，只得见了，同王恂陪着坐了。嗣徽先对仲清说道：“今日天朗气清，所以愚兄弟正其衣冠，翩然而来奉看的。”王恂、仲清忍不住要笑。嗣徽又对王恂说道：“适值尊驾出门，不知去向，若不是‘鸟倦飞而知还’，则虽引弓而射之，亦徒兴弋人之慕矣。”仲清正要回言，那嗣元道：“哥、哥、哥你这句话、说错了，怎么把鸟来比起人来，你、你、你还要将箭射、射、射他，那就更岂有此理了。”嗣徽道：“老二，你到底腹中空空如也，不知运化书卷之妙。这是我腹笥便便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这句‘鸟倦飞而知

还’，是出在《古文观止》上的。若说鸟不可以比人，那《大学》上为什么说‘可以人而不如鸟乎’呢？”仲清暗笑道：“天下也有这样蠢材，便道：“大哥的鸟论极通，岂特大哥如鸟，只怕鸟还不如大哥。要晓得靖节先生此言，原是引以自喻的。”嗣徽侧耳而听，又说道：“老兄所看的《古文观止》，只怕是翻板的。小弟记得逼真，做这篇古文是个姓陶的，并不是姓秦。”王恂忍不住，装作解手出去，抿着嘴笑了一会。仲清笑道：“大哥实在渊博之至，连那做古文的姓都知道。”嗣徽只道仲清果真佩服他，便意气扬扬，脸上的红疙瘩，如出花灌了浆一样，一颗颗的亮澄澄起来，便对嗣元道：“老二，但凡我们读书人，天分记性是并行不悖，缺一不可的。”嗣元道：“敢、敢、敢子，若不是记性好，也不、不把狗来对人了。若不是天分好，也不把牛来对先生了。”说着大笑，那只吊眼皮的眼睛已淌下泪来。那嗣徽便生了气，两腮鼓起就像癞虾蟆一样。仲清故意问道：“想必令兄又是引经据典，倒要请教请教。”嗣六道：“论、论、论文理呢，家兄到底多读两年书，小、小、小弟原赶、赶、赶不上，但是错的地方极多。有一天先生出、出、出了一个对，是叫将书对书的。上对是：‘人能弘道。’家、家、家兄却对得快，写了出来是：狗、狗、狗无恒心。先生道：‘这不是书。’家、家、家兄道：‘是《孟子》上的。’先生道：‘岂、岂、岂有此理。’家兄只当先生忘了，便乐、乐、乐得了不得，连忙翻、翻、翻出来看，原来是草字头的苟字，不是反犬旁的狗字。”仲清笑了一笑道：“若不是狗记错了，倒是一副好对子。”嗣元道：“又一日，先生出了一个做起讲的题、题、题目，是：‘先生将何之。’家兄就、就、就将‘牛何之’做了起头。先、先生拿笔叉、叉、叉了几叉，痛骂了一顿。”这一番说得嗣徽羞忿难耐，便在屋子里乱踱起来，说道：“屁话，屁话！”便起身告辞。王恂也恐他们弟兄斗气，不便挽留，同仲清送了出来。

刚到二门口，可巧碰见孙亮功进来，孙氏弟兄站在一边。王恂、仲清上前见了礼，亮功问道：“客到齐了么？”王恂道：“没有。”仲清看亮功虽是个紫糖色扁脸，塌鼻子，但五官端正，又有几根胡须，比两位贤郎好看多了。亮功正要与他儿子说话，适值王桂保进来，见了亮功并王恂、仲清，也站在一边。亮功看看桂保，对他儿子说道：“你们回去，不要说什么。”嗣徽兄弟会意答应，于是亮功即拉了桂保进去。

仲清、王恂送了他弟兄出门进来，大家换了衣裳，在书房内晚饭对酌闲谈。王恂道：“我们这两位舅兄，真可人得《无双谱》的。”仲清道：“为什么同胞兄妹丝毫不像？假使尊夫人生了这样嘴脸，那就够你受罪了。”王恂笑道：“幸亏内人是如今这位岳母生的。你不晓得我们还有个姨子在家，是个天老，一头的白发，那是不能嫁人的，差不多有三十岁了。”仲清问道：“听得令岳母嫉妒异常，未知果否？”王恂道：“这个醋劲儿却也少有的。”且按下边。

却说孙亮功同了桂保进来，见过主人。不多一刻，客已全到，便安起席来。这些客都是文辉同年，论年纪孙亮功最长，因系姻亲，便让兵部员外杨方猷坐了首席。对面是光禄寺少卿周锡爵。监察御史陆宗沅坐了第三席，孙亮功坐了第四席，文辉坐了主席。桂保斟了一巡酒，杨方猷命他人席，对着王文辉坐了。文辉问他哥哥兰保为什么不来，桂保道：“今日本都在怡园逛了一天，徐老爷知道这里请客，才打发我来的。兰保、宝珠、蕙芳、漱芳、玉林都还没有散，只怕总要到四五更天才散呢。”文辉道：“这徐度香也算人间第一个快乐人了。陆宗沅道：“听说他这个怡园共花了五十多万银子才造成。”杨方猷道：“本来地方也大，也造得过于精致。”文辉道：“我

前月逛了一天，还没有逛到一半。”桂保说：“我们今日逛了梅庵与东风昨夜楼两处，这两处就有正百间屋子。实在造得也奇极了，几乎进去了出不来。”孙亮功道：“你应该打个地洞，藏在里头。”说得大家都笑。桂保道：“你会骂人。”便斟了一大杯酒来罚他，亮功始不肯喝，桂保要灌，便也喝了。上了几样菜，文辉道：“这样清饮无趣，蕊香你出个令罢。”桂保道：“打擂最好，什么都放得进去。”孙亮功道：“完了！把个令祖宗请了来了。”文辉命人取了六个钱来。周锡爵道：“这杯分个大小才好。”杨方猷道：“我们两个一杯三开罢。”陆宗沅道：“未免太少些，你们一杯两开，我们都是杯一开何如？”俱各依允。桂保伸出一个拳来，问文辉吃多少杯？文辉道：“不必累赘，我们六个人竟以六杯为率，不必增减，准他一杯化作几杯就是了。也没有闷雷霹雷，那个猜着，就依令而行，最为剪裁。”桂保便问杨方猷道：“第二三杯怎样喝？”亮功道：“两杯都装作小旦敬人。”周锡爵道：“我们这样的胡子，倒有些难装。”亮功道：“只要做作得好，便有胡子也不妨。”桂保又问陆宗沅道：“第四杯呢？”陆宗沅道：“把瓜子抓一把，数到谁就是谁。”桂保道：“这杯便宜了。”又问周锡爵道：“五六两杯行什么令？”周锡爵道：“两杯化作六杯，花字飞觞。”桂保先问文辉道：“几个？”文辉道：“一个。”顺手便问亮功道：“几个？”亮功伸着两指道：“就是两个。”桂保笑道：“好猜手，一猜就着。”放开手看时，正是两个。遂取了三个杯子，斟满了酒，放在亮功面前。亮功道：“这是杨四兄的令，就和你豁。”杨方猷道：“我是半杯说过的。”亮功道：“豁起来再讲。”可可响了三响，亮功输了三拳，便道：“今日拳运不佳，让你罢。”第二三杯即系亮功自己的令，便道：“这装小旦倒是作法自弊了。也罢，让我来敬两个人。”随站起来，左手拿了杯酒，右手掩了胡子，把头扭了两扭，笑迷迷软腰细步的走到杨方猷面前，请了一个安，妖声娇气的道：“敬杨老爷一杯酒，务必赏个脸儿。”说着，把眼睛四下里飞了一转，宛然联锦班内京丑谭八的丑态，引得合席大笑，桂保笑得如花枝乱颤，杨方猷只得饮了一杯。孙亮功掐了一枝梅花，插在帽边，又取了一个大怀，捻手蹑脚的走到陆宗沅面前，斟了酒道：“陆都老爷是向来疼我的，敬你这一杯。”陆宗沅道：“这大杯如何使得？”孙亮功道：“想来都老爷是要吃皮杯的。”说罢呷了一口，送到宗沅嘴边。宗沅站起来笑道：“这个免劳照顾。”大家狂笑起来，亮功忍不住要笑，酒咽不及，喷了陆宗沅一脸。众人一发哄堂大笑。陆宗沅忙要水净了脸。第四杯是数瓜子令。亮功抓了一把，数一数是二十五粒，恰好数到自己，陆宗沅道：“这个极该。”第五六杯是飞花令，孙亮功看着桂保道：“岂宜重问洞庭花。”数一数又是自饮。亮功道：“晦气，我改一句罢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断使不得，改一句罚十杯。”桂保斟了一杯酒道：“请孙老爷后庭花饮酒。”众人重新又笑。亮功把桂保拧了一把，也喝了。下手是王文辉飞觞，桂保把嘴向孙亮功一喷，文辉会意，便道：“桃花细逐杨花落。”轮应陆宗沅、孙亮功各一杯。陆宗沅因亮功喷了他酒，便道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。”接着杨方猷便道：“索性一总喝两杯罢。”亮功道：“很好，你说罢。”杨方猷道：“笑隔荷花共人语。”桂保斟了两杯，孙亮功喝了。轮着桂保飞花。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好将花下承金粉。”数到又是亮功，众人说：“好。”亮功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这句是杜撰的，不是古人诗。”桂保道：“怎么是杜撰？现在是陆龟蒙的诗。”周锡爵道：“不错的，你不能不喝这杯。”亮功道：“他想了半天，有心飞到我的。他若能随口说两句飞着我，我就喝。”桂保道：“真么？你不要赖。”亮功道：“不赖，不赖。”桂保一连说了三句道：“‘月满花香记得无’，‘漱齿花前酒半酣’，‘楼上花

枝笑独眠’。”众人拍手称妙，亮功无法，倒饮了三个半杯。末一杯是周锡爵，便道：“飞花寂寂燕双双。”亮功道：“你们好么，大家齐心都叫我一个人喝酒。”要周锡爵代喝，周锡爵不肯，亮功道：“我再装作小旦奉敬何如？”周锡爵笑道：“饶了我罢，我代喝就是了。”说得大家又笑，桂保笑道：“这个飞花不公，我有一个飞花最公道。”便将几朵梅花揉碎了，放在掌中，说道：“我一吹，落到人身上，都要喝的。”亮功嘻着嘴，望着桂保道：“很好，你且试吹一次，不知落到谁。”桂保故意往外一望，说道：“孙老爷家里打发人来了。”亮功扭转脸去望时，桂保对着他脸一吹，将些花瓣贴得他一脸。亮功酒多了出汗，因此药瓣粘住了，一瓣还吹进了鼻孔，打了一个喷嚏，惹得众人大笑。陆宗沅道：“这个花脸好，不用上粉。”孙亮功连忙抹下，这边桂保犹飞了一句道：“自有闲花一面春。”众人又笑了又赞，亮功要走过来不依，桂保恰好真见一个跟班进来，凑了亮功耳边说了两句。亮功登时失色，便道：“你先回去，我即刻就回。”便向王文辉道：“酒已多了，快吃饭罢。”文辉与座客均各会意，点头微笑，桂保道：“准是太太打发人来叫，回去迟了是要顶灯的。”众人又笑了一阵，文辉道：“好么，连众人一齐打趣在内。”亮功罚了佳保一杯，屁滚尿流的催饭。大家吃完，洗漱毕，就随着亮功同散。

文辉赏了桂保二十两银子，桂保谢了，走到书房来找王恂、仲清，谈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们班里新来了两个：一个叫琴官，一个叫琪官，生得色艺俱佳，只怕史竹君的《花选》又要翻刻了。”又坐了一会也自回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